

# 怀念马季,不仅仅因为相声

## 【今日视点】

今天刚打开电脑,几乎所有主要网站的头条新闻都是《相声演员马季去世》。这对于我是一种哀伤,因为马季这个“笑面人”给我的童年、少年带来了太多的快乐。

怀念马季,是因为他是相声界的大师。然而似乎就在马季之后,相声停滞了。能让我们笑弯了腰的相声几乎没有了,相声人办网站的办网站,开公司的开公司,当主持的当主持。谈到作品,似乎都在复制着过去的快乐,把生活中一些大家再熟悉不过的笑话拿出来整理一下就成了事,这就注定了这些相声再也不会像马季创作的作品一样,牵动我们的笑神经,

## 【异论锋生】

### 如此医院会整改 母猪也会爬树了

一天只有24个小时,这是人们的常识。但在深圳市人民医院的医疗收费单上却出现了一天25小时甚至27小时的收费。

(12月19日央视《东方时空》)

“深圳市人民医院”可谓大名鼎鼎了。去年,这家医院就曾创造了一个病人一天抽血26次、违规收费68项、住院119天收费120多万元的记录。媒体披露后,这家医院表示要整改,一年过去了,整改的效果怎样呢?据说,他们煞有介事地推出了“一日住院收费清单制”。然而,谁能想到,他们的“一日”居然变成了25小时甚至是27小时,时间居然可以随便“浮动”。照这样算,在“深圳市人民医院”,每分钟实际只有40几秒,这颇有点类似于广州火车站当年的计费电话。在遭到质疑的时候,医务人员总会用一句“搞错了”来搪塞,可我就弄不明白,既然是“错”,为什么总是“错”得那么有利于院方?试想,每一个患者一天多一两个小时,这医院每天要从成千上万个患者中诈取多少血汗钱?如果说深圳市人民医院的第一个创举是“虚报时间”的话,那么第二个创举便是“分解收费”。

有患者在深圳市人民医院住院,使用了一个仪器,据说它可以监护血压、脉搏、呼吸、血氧饱和度,但收费却是要逐项收,谓之“分解收费”,分解收费和按台收费能相差多少呢?

患者提供了一个账单,四项收费合计是29292.8元,而这台仪器的售价是7500元到13000元,也就是说,患者住了两个月的院,使用这台仪器的费用都可以买到三台这个仪器了。这样的收费让患者多花几倍的钱。患者的账单频频出错,该收取的多收,不该收取的也收,患者质疑了就退给你,不知道的就糊弄过去了。

糊弄患者的手段何止这些!像“随意会诊”、“高额回扣”等等,都是变着法儿多收钱,因为“医院定的所有任务,所有的钱,所有的折旧,所有的工资,然后剩下的钱,结余的部分70%是医院的,30%是奖金。”于是,为了奖金,患者完全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成为医务人员的摇钱树,而“白衣天使”们完全堕落成喝病人血的“白衣魔鬼”。为什么这样的医院就管不了?我们真的需要回答了。(宁海 青海 职员)

本版言论除评论员文章外均不代表本报观点

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

怀念马季,还因为他的严谨治学和相声艺术的奉献精神。马季并不是单一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更是相声教育家,对年轻人言传身教,指点每一处的不足,用他所学到的知识,毫无保留地教给年轻下一代。如果说侯宝林是相声表演艺术家,那么马季就应该是相声表演的传播者、指导者。

怀念马季,不仅因为相声,是因为这世界变化快,大师们都与时俱进了。不信你看,就连整天唧唧歪歪,将“女婿”读成“女祸”、将“轻而易举”说成“轻易而举”,甚至将“棘手”读成“辣手”的主持人李湘也转眼间成了四川师大的“客座教授”。因为骂架功夫相当了

得,黄健翔大师一夜之间也成了红人。

真正的艺术家是用作品感染人。马季先生不是不懂所谓的“炒作”,但是他的人生足迹都是用坚实的步伐走出来的,也许这就是艺术家、大师与一般“明星”的区别吧。不错,剑走偏锋不是不可以,可是当前似乎什么艺术、文学都离开了最基本的创作,追求的只是莫名其妙甚至令人作呕的炒作:一个肉乎乎的笑容姐姐竟然以“天生丽质”和“绝伦舞技”而走红网络,其影响还空前绝后,不知道看过她“舞技”人是何感想,还有擅长揭隐私的张钰、饶颖,动不动就拿“性”来说事。就连写作也玩起要命的革命,木子美领军的卫慧、九丹这

些大师们竟开创了“身体写作”的先锋;另外,“炒作大王”邓建国,专挖明星隐私的“乌鸦嘴”宋祖德等等。似乎只要自己能成名或者只要是个名人,其他的什么道德和素养全都可以扔了。可是,马季先生不是,他最后时光多赋闲在家,记者都有些难找到他,因为他在接到记者电话时总是说,我是马季的哥哥,您有什么事,我转告他。其实这个人就是马季。

现在,马季走了,最好的相声、小品也都进了天堂了吗?我们还拿什么来快活自己?

我们怀念马季,更怀念艺术,怀念真正的艺术作品,怀念脚踏实地追求艺术的人们。

(古洪庆 江苏 职员)



## 教学评估逼出“小麦草坪”

### 【漫话天下】

□徐光木 / 文 葛生 / 图

日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师生向报社报料,称该校为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弄虚作假,在荒了很长时间的地上临时种麦子冒充草坪应付检查。

(《华商报》12月20日)

既然小麦可以充当草坪而蒙混过关,那么会不会有更多的“小麦”欺骗了评估组专家们的眼睛呢?教师的学历不够可以伪造,教学设施不齐可以租借,学生的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更是可以弄虚作假了。以小麦充当草坪只是高校应付教学评估诸多方式中的狐狸尾巴,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也只是

一个缩影。教学评估弊端已日益显现。一方面,一所大学是由活生生的教师和学生组成,而不是一系列硬指标足以反映的。另一方面,过度量化的评估在一定程度上无异于诱使学校作假。如果一所高校把主要精力放在应付评估上,而不是对教学质量进行把关,试问,这样的评估还有什么意义?

## “污染第一城”的民生悲凉

### 【公民发言】

今年10月,山西临汾作为全国唯一的高污染城市代表被美国一研究机构列入2006世界10大污染地区。

(12月20日《中国经济时报》)

“宁可被毒死,也不要饿死”,当地一些官员的表态让人冷入骨髓,临汾人何去何从?临汾成了外迁之城。日前,《凤凰周刊》在《中国污染之都临汾》的专题中指出,“临汾城的富人较早在上海、北京置了房产,逃避污浊不堪

的空气。这个城市的平均群体开始继富人之后的新一轮出走”。那些赚得盆满钵溢的矿主们远走高飞了,一些通过GDP得到提升的官员也获益了,留下的却是愁苦、孱弱和贫穷的“矿区难民”和满目疮痍的环境。

没有人比临汾人更关心自己的安危,但他们却是无力的,也是无奈的。当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七成民众不愿让污染严重市市长留任,但九成政府官员却愿让市长留任。2004年,国家环

保总局称,“谁摘不掉污染的黑帽,就摘他头顶上的乌纱帽。”但从2003年到2005年,临汾连续三年名列中国内地城市严重污染前三名,却鲜有官员丢掉乌纱帽。

生态环境付出了代价,却没有官员付出代价;经济发展给官员带来了机遇,却没有使临汾人享受福祉;临汾的富人可以溜之大吉,穷人却独自饮啜苦水。如此不对称,正是“污染第一城”背后的民生悲凉。

(潜山 安徽 职员)

## 像保护熊猫一样保护发言人?

### 【热点纵论】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京举行新年招待会,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表示:“希望媒体能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我。”

(12月20日《新京报》)

王旭明曾向安南的发言人讨来“要有幽默感”的“发言经”,这次自称“大熊猫”,也许正是为了体现“幽默感”吧?可惜的是,这却是个黑色幽默。“保护我就是保护媒体自己”,看上去倒真是“你好我也好”的朋友;可反过来呢?那意思等于说:如果媒体不保护我,就不会有好果子吃。联想到王发言人此番表白,是缘于“你

会不会封杀不合作的媒体?”的记者提问,话中之话其实已然十分明了。

新闻发言人与记者应当是什么关系?这是决定媒体可否将新闻发言人当大熊猫一样保护起来的关键。新闻发言人是信息发布的主体,记者是信息的传递者。他们之间,温和地说是沟通的关系,激进地说是博弈的关系,更激进地说是对抗的关系,常用的比喻是“猫和老鼠”、“狐狸和公鸡”、“红军和蓝军”。用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的话说,“记者既不是你的学生,也不是你的下属,不是你的敌人,也不是你的朋友,他是你的挑战者”。因此,将新闻发言人与新闻

记者的关系比喻为“朋友”已经很勉强,以至上升为大熊猫级别的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实在是很不妥的。

举例而言,王发言人曾发表过“上大学如同逛商场买衣服”(有钱的买贵的,没钱的买差的)的言论,并遭致舆论“炮轰”。但王发言人至今仍认为“没有失实或不准确的地方”。这要是按照大熊猫的保护级别,媒体就应当并且只能接受“上大学如同逛商场买衣服”的观点,所有反对的声音都理当尽数被媒体屏蔽。如此,新闻发言人倒是当成大熊猫被保护起来了,可是公理与正义何在?这与“防民之口”又有何异呢?

(舒圣祥 浙江 会计师)



## 张瑞说新闻

## 一条让人心痛的“疯狗”

前天,一条流浪狗在觅食时被捕鼠夹夹住前爪,疼痛的它发疯一样连咬9人,后被众人围住打死。现场有多人叹息:如果主人不随意抛弃它,这条狗也不会这样。这究竟是狗患,还是人患?

我小心翼翼地接近  
接近那一堆垃圾  
我只是想寻找一点  
你们丢弃的食品  
你们,别担心  
我知道想要和你们在一起  
并不容易  
我的存在  
会给你们带来阴冷的恐惧  
我真的好想改变自己  
改变我留给你们的恐怖印记  
我真的不是一只疯狗  
虽然我满身都是污渍  
那是因为我很久没有洗浴  
虽然我的尾巴紧紧夹起  
那是因为我尊严已经失去  
又一个一个黑夜  
我只能在角落里寄居  
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季  
我感受到的始终是阵阵寒意  
我好冷,我也好饿  
我已经陷入绝望的谷底  
谁来怜惜?  
我需要一点食物充饥  
请让我靠近  
垃圾中被你们丢弃的食品  
我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吃东西  
突然,突然

一阵揪心的疼痛袭来  
我的心跳在加剧  
我的眼睛在迷离  
一个捕鼠夹子  
牢牢地夹住我的腿  
我拼命地想甩掉这新的不幸  
可更钻心的痛让我直冒寒气  
为什么生活对我那么残忍  
为什么世界对我如此不公平  
我的心里涌起一股恨意  
我恨我的父亲母亲  
生了我却让我尝尽人间委屈  
我恨我昔日的主人  
我曾给他们带来很多快乐  
他们却将我无情地抛弃  
他们是那么的冷漠虚伪  
不闻不问任我颠沛流离  
我的伤口在流血  
我的心已经破碎  
如果我真的疯了  
那也是因为你们的苦苦相逼  
我疯狂扑向一个人又一个人  
我的牙齿穿进他们的身躯  
我要把理智良知一起毁灭  
他们,围上来了  
我知道我已犯下深深罪孽  
有9个人被我陆续咬伤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我没有奢望你们的原谅  
但我对刚才的疯狂而忏悔  
我知道我就要死去  
在人类面前我无法抗拒  
何况我也期盼永久的解脱  
地上留下我的血滴和泪滴  
不知道  
能否唤起你们的一声叹息

## 省市市长知名度为何这么低?

### 【热点纵论】

零点集团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市民对省长工作的认知度不如市长,6个省长的平均知名度为30.9%,6个市长的平均知名度为44.3%。即,有近七成受访者不知道省长何人,五成多受访者说不出市长姓名。

(《新京报》12月20日)

为什么会这样?只有一种解释——很多人对省市市长们的活动和讲话漠不关心、不感兴趣,懒得看、懒得听。为何如此?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有些领导们做的事、讲的话,离普通民众太远,表面文章做得太多,空话、套话

得太多;二是领导们不管做什么事、讲什么话,老百姓都管不了,认同不认同都一个样儿,那就干脆不去理会;三是一些领导干部表面上的一套,私下里一套,让老百姓认为你这一套是做给更上级领导看的,自然懒得去关心。

试想,如果民意可以左右一位领导干部的升迁,那么老百姓还能不知道省长、市长姓名谁吗?如果省市市长们做什么事、讲什么话,老百姓有充分的批评权、监督权,并且这种指三道四能够影响省市市长们的行动和言论,老百姓怎么会不关注自己要监督谁?

(晏扬 上海 教师)

## 我想看到“名家公益写作班”

### 【公民发言】

今年8月被争论得沸沸扬扬的北大名家作文班寒假班已经换名为“青春写作班”,将于明年1月31日继续开班,学费由4900元调低至2800元,学时则由10天缩短为7天。此前,该班因上课10天收费4900元被惊呼为“天价写作班”。

(《中国青年报》12月20日)

刚搞了没多久,“北大名家作文班”不仅改了名字,还狠下心来给顾客打了折,看来这办班者的日子还真不好过。不知道这一系列的动作之后,顾客们是不是会领情?其实不管之前的“北大名家作文班”还是现在的“青春写作班”,这里面有个事情我一直没搞懂——为什么听文学名家讲课非得掏大把银子?那些名家们是不是看不到钱就不能抽空熏陶一下我们?我们的作家们都怎么了?可别忘了,很多作家都是纳税人掏钱养着的,即使是那些高校教授,抽空熏陶一下大家也是你该有的觉悟不是?说到这里,我想起前几天被舆论炒得沸沸扬扬的“作家富豪榜”,那些作家们的身价现在动辄就是几百上千万的,你瞧瞧,一会是“天价作文

班”,一会是“作家富豪榜”,我就奇怪了,现在怎么尽流行把文学跟钞票扯在一起?难道文学离开了钞票,就没有了评判标准?难道那些名家没有了高额出场费,就没有兴趣为提高大家的文学素养尽份力了?不错,我们现在是市场经济了,但再怎么市场经济,有些东西还是不能完全用钞票来衡量的。国家不能任由那些垄断企业随着市场需求拼命涨价、教育不能光盯着涨学费这茬、医院不能没钱就甩下奄奄一息的病人不管……同样道理,文学这东西即使不是清高一尘不染,也不能光盯着钱看。那些名家们,你们著书立说大把挣钱,那是你们的本事,但在腰包鼓起来的同时,你也得想着“免费”给这个社会做点什么才是。现在连人家煤老板都知道要回馈社会,你们都是名人、作家,有的时候觉悟怎么连人家煤老板都比不上呢?这真是让人太失望了。

现在很多作家都在作品里对“拜金主义”大加批判,但在书里面喊喊口号容易,要自己亲自去做又是另外一回事。什么时候作家们能排着队往“公益写作班”的讲台上站,那类似于“天价作文班”这样的市场怪胎也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了。(蒋一峰 江苏 职员)